

寻访

大陈岛老兵

再走垦荒之路 重温燃情岁月

第五期·人物名片

齐孝长,中共党员,1947年12月出生,1965年12月应征入伍,南京军区守备第81团下大陈三营通信员、通信班长、施工仓库保管员,1971年退伍。1984年,任天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;1998年,任天台县人民法院副检察长;2007年退休。



大陈岛老兵的荣誉感

本报记者吴世渊/文 杨辉/摄

齐孝长说,他的一生,可以用四个字概括:先苦后甜。18岁之前,是人生的冬季,至亲离世、物质贫乏,什么苦都尝过。6年军旅生涯,是人生的夏季,他用如火的青春,守卫大陈岛。

退伍返乡后,人生春天的脚步,也悄然而至。先是大哥得到平反,戴了几年的“反革命”帽子,终于摘掉了。

齐孝长也有了工作。当地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姜绍兰,得知他从部队回来,也了解到,这是个诚实可靠的小伙子,就邀请他来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当会计。

在公社,齐孝长把他在部队的作风延续下来,把社办砖瓦厂的账算得一丝不苟。办公用的纸张,能节约就节约。

此前,社办砖瓦厂里的木柴时常失窃。齐孝长干脆不回家睡觉,夜晚就躺在柴堆上,这样,小偷也不敢光顾了。

前一年,这家社办砖瓦厂还处于亏损状态。齐孝长来了3个月,工厂盈利3000元。不久,公社书记提拔他做工业办公室副主任。

在公社工作了一年,各种机会接踵而来。1972年2月,公社推荐工农兵大学生,去温州医学院学医,书记就推荐齐孝长去。

读大学前的体检刚刚通过,书记又询问他,县里的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招干部,是否愿意去,如果愿意,就帮忙推荐。

“因为工作认真,公社书记很器重我,一有机会,他都会想到我。”

齐孝长很想去读书,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他还是决定去军管组工作,这样方便赡养、照顾老母亲。

1974年,天台恢复法院,齐孝长从军管组调入法院工作。第二年,他结婚了,对象袁美珍是一位回城的知识青年。两人经一位小学老师介绍,婚后育有一子,恩爱至今。

法院的工作,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胜任。齐孝长硬是靠着一股韧劲,工作之余继续深造。他也把部队的踏实作风,带到了工作中。

1980年,齐孝长担任天台县人民法院刑庭副院长,1982年担任刑庭庭长,1984年任法院副院长。1998年,他离开法院,到天台县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。

在职期间,他多次获得县优秀共产党员、市县两级的先进工作者,还两度获得浙江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。

2007年,齐孝长光荣退休,之后依旧发挥余热。他是天台县委关工委法制关爱团成员,2018年担任团长。他常组织关爱团的同志送法进校园,为学生上法制课,提高孩子们的法制意识。他也热衷于对少年犯依法帮教,为教育、感化、挽救失足青少年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“有两位关爱团结对帮教的青年,他们都曾误入歧途,经过我们反复地沟通、帮教,如今,他们洗心革面,重新做人。”齐孝长说,其中一位于今年6月,在始丰溪中救起一位落水者;另一位开了理发店,为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理发,并与关爱团的成员们长期保持联络。

一直以来,齐孝长有一个朴素的理念:“我是从部队出来的,不能给首长、给战友丢脸。”

事实上,他做到了。

齐孝长:军旅生涯,是人生的一道光

本报记者吴世渊/文 杨辉/摄

失火

大陈岛老兵齐孝长的一生中,经历过两次家中失火,第一次在15岁,第二次在54岁。

先说第一次。齐孝长的老家,在天台县白鹤镇长文村。他自小就住在木结构的老屋里。

15岁那年正月,老屋突然失火,顷刻间,化为灰烬。究其原因,是邻居家小孩玩火,周边都遭到波及。

再往前推移两年,齐孝长失去了父亲。五十岁出头的家中顶梁柱,染上肺炎,农村没有青霉素,父亲的病愈发严重,以致去世。

少年丧父,老屋烧毁,碰上任意一件,都是常人难以承受之痛。齐孝长年纪尚小,母亲又是那个裹小脚的女人,往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呢?

幸好,他还有个年长14岁的大哥,早年已分家。当家庭遇变故,大哥担起了“长兄如父”的责任,把母亲与弟弟接到了自己家中。

有了大哥接济,齐孝长的生活依旧困顿。在平桥中学念了一学期,家庭实在无力负担,他只好辍学。三年困难时期,他只能吃糠饼、柴根等,由于营养不良,常常身体浮肿、便秘。18岁时,他身高1米49,体重仅43公斤。

小个子的齐孝长,却有个当兵的梦想。这不奇怪,抗战时,天台走出了不少抗日军人,在当地少年心目中,英勇无畏的军人形象,像山一般高大;另一方面,当兵有饭吃,至少能减轻家里的负担。

1965年12月,县里征兵,齐孝长得知消息,便跑去新兵入伍体检地点。他对着体检的工作人员,一脸认真地说:“我想当兵!”

体检

当兵不是想当就能当的,最起码,要在申请体检的名单内。

负责体检的同志翻了半天,没翻



到齐孝长的名字,说:

“你在名单内,不能参加体检。”

齐孝长压根不知道,还有名单这回事,一听不能体检,急了,反复跟对方说:“我很想当兵,我一定要当兵。”

“别着急。”负责体检的同志拍了拍齐孝长的肩膀,“这样吧,我帮你联系一下。”于是,他与县人武部通了电话。



说起在大陈岛的往事,齐孝长很是不忘,也很期待着重回岛上看一看。

一番商议后,对方说,可以让小齐先参加体检,若体检通过,就能当兵。接着,他摘下自己的军帽,在上面写上齐孝长的名字,作为体检的凭证。

体检的结果,小齐很健康,符合入伍条件。负责体检的同志也很高兴,他说:“我把你带走,当我的卫生员吧。”

齐孝长后来才知道,这位同志是大陈岛驻岛部队的军医,名叫刘金鸿,温州瑞安人。多年以后,他回想起这件事,对刘军医充满感激:

“是他善意的举动,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

齐孝长顺利入伍,成为南京军区守备第81团下大陈三营的一员。

1966年元旦这天,他乘坐登陆艇,登上了下大陈岛。

新兵们要在新兵连集训3个月。按照原计划,齐孝长从新兵连“毕业”后,将跟随刘金鸿,当一名卫生员。

集训的第7天,营长和政委来新兵连视察,发现有个矮小的新兵,很机灵,看着喜欢,就把他招入了通讯班,成为营部的通讯员。

“这个新兵就是我。”齐孝长回忆,刚进部队时,因为太瘦小,连最小的“5号”军装,他穿着都显得宽大。在一众新兵里,他反而很突出,营长与政委都一眼看中了他。

营部通讯员,相当于首长的警卫员。齐孝长更像首长秘书,做一些文件收发与文字工作。通讯班的战士与首长一同,住在大陈岛曾经的“海上豪宅”——王相义的故居里。

早春的大陈岛,海风呼啸,许多战士说,受不了岛上的严寒。每个士兵都有一件绒衣、一件棉袄,多数人要穿两件衣物都裹上。

齐孝长只需穿其中一件就足够,穿两件,反而太暖和。年少时的苦难,使他的身体有超乎常人的御寒能力。

在部队,能吃上白米饭,还有海鱼吃。半年工夫,他的个头就蹿上来了,长到了1.68米。

宽慰

部队的生活很规律。战士们早晨6点出操,完毕后,搞卫生、吃早饭,再开始训练。训练分上下午,内容有打靶、游泳等。晚饭过后,一般是学习时间,20点上床睡觉。

部队的生活有时很辛苦。1967年,岛上闹旱灾,水不够用。通信班的士兵在凌晨3点起床,爬到山上接点山泉。齐孝长总是最积极的那个,在他看来,这点辛苦,根本不算什么。

部队的生活很充实。齐孝长语文底子不错,整理、撰写材料等,不在话下。上岛的第3年,他就成为营部代

理书记、通讯班班长,还是施工仓库的保管员。

施工仓库,就设在下大陈岛高山的坑道内。各连队所用的施工工具及材料,都保存在这里。当时有句口号叫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,这条长长的坑道,也是下大陈营部作战指挥所。

1968年和1969年,因为援越抗美和珍宝岛事件,下大陈加强营的战士们曾两次进入坑道。每次进入,都在里面生活一个多月,发电、伙食等均自给自足。其余时间,坑道由齐孝长来保管维护。

因在部队表现出色,齐孝长年年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,多次受到营部嘉奖。首长们信赖他,战友们都佩服他,大家都希望,他可以在部队里“提干”。

可事实上,在大陈岛6年的部队生涯,齐孝长始终未获得提拔,因为他的大哥在老家村里,发表了一通不合时宜的评论。

“这对我们整个家庭而言,又是一次重大的变故。”齐孝长说,之后几年里,他感到心头始终压着一块巨石,令他喘不过气来。

好在,营部的政委张玉常找齐孝长谈话:阴霾总会散去,阳光终究会来临。

同样的话,开国少将、浙江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阮贤榜,也对齐孝长说过。1967年下半年,阮贤榜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到大陈岛“蹲点”。营首长指派齐孝长当阮贤榜的警卫员。两人同住一个房间,每日生活在一起。

平日里,阮贤榜沉默寡言,却很亲近战士,会给齐孝长讲红军长征的故事,或者讲他年轻时的革命经历。他正值人生的低潮,得知齐孝长的遭遇,反过来宽慰道:不要有过重的心理负担,要相信党、相信人民。

阮贤榜在大陈岛住了半年,离岛后,还托营首长捎话,感谢齐孝长对他生活的照顾。

告别

普通的战士,服役期是4年。每当岛上有战友退役返乡,齐孝长都会为他们办理手续。

集中退役的时间,统一在春节前,眼见一个个亲密战友离岛、回家过年,齐孝长心里五味杂陈。每当这时,营首长总是挽留他:“小齐,你是个好苗子,留在部队吧!”

于是,服役期满后,他又留了2年。1971年春节前,齐孝长办好战士退役名单,回家



探亲10天。

再度回岛时,营首长告知他:“小齐,你要退役了。”

原来上级下达规定,1966年以前入伍的战士,未能提干的,不能继续待在部队。

齐孝长把证书、衣物、奖状、勋章等,一一装进行囊,向首长和战友们告别,登上了回乡的船。往事历历在目,怎教人不怀念?

“大陈岛承载了我的青春岁月,部队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。”讲到这,现年74岁的齐孝长,露出了难以忘怀的微笑,“那真是天堂一般的光彩。”

时针再拨转到2000年,已是天台县人民法院副检察长的齐孝长,家中第二次失火——居然是邻居家失着火,自家跟着遭殃。

万幸,家人无事,然而,书柜却没能幸免。这口书柜里,藏着老齐当年退役时打包回家的物件。它们被火焰吞噬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太可惜了。”老齐叹了口气,沉默了几秒,旋即乐观起来。他的大陈岛岁月,也不是完全没有留下痕迹,在战友们一张张零星的黑白合影里,都能找到他的身影。

“今年,天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在策划,组织天台籍的大陈岛老兵重回岛上看看。”老齐很期待这次行程,说这话时,两眼放着光。

本版老照片均由齐孝长提供